

记者跟着“00后”考古队员来到余姚江桥头遗址——

聆听历史的心跳

本报记者 陈 醉

宁波城区出发,驱车40分钟,就到了余姚三七市镇施旆自然村东南角的江桥头遗址。

今年,作为浙江“考古中国—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”课题主动性发掘项目之一——江桥头遗址正式启动东区考古发掘,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支年轻的考古队“上岗”,9名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,“00后”占了一半。24岁的渠怀贺是其中一员。

远远,我一眼认出素未谋面的渠怀贺,一身黝黑到发红的古铜色皮肤,是那种日晒又反复风吹后独有的“考古色”。他就等在田埂边,来引我进入考古工地。

中华文明需要青年一代的赓续传承,刚结束考古发掘的宁波麻厦遗址因一群来自全国9所高校的“00后”考古而备受关注。不难发现,如今,在野外考古一线,在博物馆,越来越多年轻人躬身入局,古老和年轻如何相知?又如何碰撞?我跟着“渠怀贺”们,一起去发掘古老文物的秘密。

第一铲就带来兴奋

“你们随时来,我们随时都在!”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、余姚江桥头遗址考古领队王永磊约采访,无比顺畅。考古项目的“启动键”一旦按下,考古人便“泡”在了工地上,无论寒暑。

挂断电话,顺手查了查气温:9月26日,晴,最高温度28摄氏度。“正好,秋高气爽!”我抓起一件防晒衣、一顶帽子,直奔考古工地。很快,在成畦连片的稻田深处,背靠山脚的地方,一个个探方探沟就在我眼前铺开,犹如一个精妙的大棋盘。

“给,挖土吧!”渠怀贺直奔主题,递来手铲,带我走过狭小的土梯,下到其中一块探方里,这是他的“责任田”。我用眼睛“量了量”,约莫10米长,5米宽,周边还分布有六七个差不多大小的探方,粗略估算,整个考古工地面积有400多平方米。

我学着渠怀贺蹲下来,面朝泥土,想起来之前做的功课:江桥头遗址,毗邻赫赫有名的井头山、田螺山、河姆渡等史前遗址群,是浙江探寻河姆渡文明脉络的又一重要考古项目……

“一铲子下去,会不会铲坏六七千年的文物?陶片应该不容易撬断吧?”越想越纠结,我就在这种“战战兢兢”中,小心翼翼地铲下了考古生涯的“第一铲”。

“有东西!”不知是不是幸运,我的铲子尖触到硬物的“讯号”传导到指尖,我瞬间大喊一声,心怦怦跳。

几乎所有探方里的考古队员都被我惊动,齐刷刷“嗖嗖”站起,向我这边张望。渠怀贺赶紧过来帮忙,用手摸了摸这堆被我翻出来的黑土,最终摸出一块小石子。“虚晃一枪!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掩饰尴尬,但那种挖到“宝贝”的兴奋久久环绕着我。

休息时,我跟大家聊起这个小发现,他们七嘴八舌地抢话:“我刮到个发绿的家伙,一挖出来是个青铜箭头。”“上次那把石斧,是我在野外无意中发现的”……

听着听着,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惊喜的世界,你不知道下一秒会跟哪一段历史产生交集,会和哪一个文物遇见,这种满足洋溢在他们脸上,也充盈在他们心中。

画出历史的“心电图”

考古队员张旺负责的探方挨着渠怀贺的,我一起身,看到他趴在探壁上一点一点刮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一会又转身拿起画板,在一张布满定位线的图纸上画几笔。

“画什么呢?”好奇心驱使,我凑了上去,发现张旺眉头紧锁。

“前两天下过雨,泥土湿度高,土层界限很模糊,不好画呀!”张旺头也没抬。我顺着他目光凝视的方向,仔细打量起他口中的“土层”,脑子里闪现的是我爱吃的“千层蛋糕”,层层分明,可眼前,哪来的“层”?

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土质土色辨别可以说是考古基本功。张旺拿着手铲,在刮平的地面上,切得笔直的探方四壁上画一些线条,被这些线条分割开的土层之间的厚度差异也很大——最厚的有30多厘米,最薄的大约只有几厘米。

“就像一本倒叙的‘历史书’,每一层反映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个瞬间或某个时段,野外考古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把土层分布样貌探出来、画下来。”在张旺手中,这里近十个土层贯穿河姆渡晚期到宋代5000多年的历史,都一一画在了这份土层剖面图上,一条线代表两个土层间的界限,线条起伏,层层叠叠。

“这不是历史的心电图嘛!”我几乎脱口而出。

这正戳中张旺的心坎:“没错,可以



“00后”考古队员渠怀贺指导记者(右)清理土层。

拍友 王永磊 摄

画出泥土的心跳声,多酷!”

今年24岁的张旺跟很多科班出身的队友不同,他主修的专业是“文物保护与修复”,原本在烟台博物馆做汉六代的陶瓷和纸质修复,本该待在空调间里,却因为着迷于土层研究,走进了野外考古队。

“猜猜,这画的是哪一面的探壁?”张

旺挥挥手中的图,又指了指探方的四面壁考我,我左比右对,一脸懵。

“土层的门道可多着呢!”张旺告诉我,为了研究土层,他可没少下功夫。尤其南方气候湿润,仅凭书本上写的土质、土色来区分存在一定困难,往往土层刚刮出来是一个颜色,太阳一晒又变



余姚江桥头遗址。

拍友 王永磊 摄

横店影视城NPC李万里——

带着游客回宋朝

本报记者 沈听雨 共享联盟·横店 单冠定

国庆假期,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图景区人头攒动。横店影视城艺术团演职人员李万里很忙碌,只见他身穿一件马甲,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喇叭,正激情澎湃地给围在他身边的游客“讲戏”。

作为景区的一名NPC(non-player character,意为非玩家角色),他扮演的是横店影视城推出的“我在横店当群演”环节里的导演角色,引导游客沉浸式体验现场拍戏。

来横店11年,李万里演过的NPC有许多。刚过去的暑假,他还扮演了横店影视城为应对高温创新推出的角色——“大宋送冰员”,为游客送去清凉,传播宋朝文化。

NPC一词出自游戏,是指游戏中随机出现的角色,不受玩家控制。他们或与任务无关,仅为丰富体验,或通过互动打开全新剧情。近年来,这个概念被各大景区引入,今年更迎来集中爆发。景区内,这些由真人扮演的NPC角色,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创新呈现、传播历史文化,更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,成为地方文旅出圈的又一种流量密码。

尽管有时候也会被游客拒绝而冷场,但李万里始终乐在其中。他说,横店影视城内跟自己一样的NPC有很多,“大家的初衷都是一样的,希望能让游客在这里收获更好的体验。”

能“接梗”会“抛梗”

“来来来,看一看,瞧一瞧,‘大宋送冰员’为您送上来自1000年前的冰块,为您送清凉啦。”记者采访李万里时正值炎炎午后,一走进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图景区,就能听见李万里嘹亮的吆喝声传来。

走近一看,他穿着棕色的里衣和红色的外褂,头戴一顶四角形帽,俨然是宋

朝货郎的打扮。一旁的推车上插着几朵荷花和一把大伞,木制箱子内则放着几十块冰块,这是他要推销出去的“商品”。

宋朝的货郎为了介绍和推销自己所卖的商品,会用简洁的语言把所卖物品的名称、产地、质地等编成歌词,并配以一定的节奏和旋律,一边摇鼓,一边吆喝。李万里在演绎NPC时,也会根据角色提前想好吃词,并按照游客年龄大致预设几种可能遇上的情况,“比如碰到小朋友,互动问答时就会准备一些宋朝的诗句。”他说。

话音刚落,3名小朋友迎面走来,上前询问:“这里可以免费拿冰块吗?”“原来是为此事,当然可以,姑娘、少爷这边请。”李万里马上接话:“拿冰块可以,但还需回答一个问题。你们可知,宋代有一位词人叫李清照,谁能背一首关于她的诗词啊……”这般的场景,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停留。

“其实,做NPC的演员通常都具备一定的表演基础,这样才能让自己和游客沉浸式融入其中。”李万里说,自己在横店影视城艺术团待了11年,除了扮演NPC外,还会参演景区内的小剧场演出,并和团里其他人执导自演一些小剧目前上传到网络平台,目前已积攒了150多万粉丝,可以说演出经验丰富。

但最重要的,还是临场应变能力。“每个游客给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,现场要根据不同游客的反应快速做出符合自己人设的回答,不能被游客带跑偏了。”在李万里看来,和拍电视剧不一样,景区NPC在演好角色之外,碰到任何情况都要能“接梗”、会“抛梗”,避免冷场。

采访当天,李万里的摊位前聚集了很多人,记者发现一位游客趁他不注意打开箱子拿了一块冰。“喂,这位公子怎么私自拿冰,将军快来看。”李万里看到后,马上做出反应,大声呼喊十几米外正在景区门口扮演守城将士的NPC。听到呼喊



身着宋代服饰的李万里和游客互动。

共享联盟·横店 单冠定 摄

声,身穿铠甲的士兵也立马走了过来。他们跟游客的互动让围观的人乐开了花。

不能被游客问倒

游刃有余的背后,不仅只是擅长“抖包袱”,更需要有充分的知识积累。

“姑娘,你可知《水浒传》中梁山泊上共有多少将士?”“108将。”“那你说出其中

一个人,我来给你讲讲他的故事吧……”演绎“大宋送冰员”这一角色时,李万里会通过游客的一问一答,把更多宋朝文化融入其中,并向大家娓娓道来。

这些年,他演绎每一个NPC时都很用心。参演清明上河图景区《精忠报国》演出里的士兵、担任“我在横店当群演”环节的导演引导游客沉浸式体验现场拍戏、演绎景区送冰员角色……细数李万

成另一个颜色,一下雨又换色彩了。“这就需要用手铲一点一点刮,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经验值。”张旺的话匣子打开了……

变成最浪漫的事儿

傍晚5时,考古队员开始准备收工:拉油布铺探方的,收拾工具的……无不在催促着意犹未尽的我“快下班”。

白天捂住脑袋,人手一顶遮阳帽,这会儿大伙全扒拉下来,年轻的面孔一一展露——

我扭头就看到考古队员黄昱凯脑后拖着小马尾,晃来晃去,很“摇滚”。他掏出耳机,播放最喜欢的《河北墨麒麟》,身体不自觉跟着音乐摇摆几下。

渠怀贺抓上一把7000年的泥土,边走边几下捏出一个小泥人,朝我挥了挥手说:“7000年的手办,如何?”恰巧村民路过,一眼瞅见,羡慕地凑上来问:“这是挖出来的文物?”“当然!”渠怀贺装作一脸认真地回答,转而又“嘿嘿”的笑,仿佛还是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少年……

一幕幕,跟我想象中的考古人全然不同,他们与土坑为伴,也要顶着酷暑寒冬,但年轻一代最旺盛的好奇心与最青

春的活力,将这个古老的行业装扮成另一种“诗和远方”。

我跟着这群“00后”考古人,一路嘻嘻闹闹,回到驻扎的营地,说是营地,其实是他们临时租用的村房,当地阿姨已为他们准备好一桌饭菜。

渠怀贺三两口就扒完一大碗米饭,一头扎进小房间,说要去享受考古之外的时光。

“今天挖出来的石刀太有意思了!”渠怀贺边说边拿出画纸,凭记忆把石刀设计成卡通战士的武器。房间一角,摆着一架去年新买的口风琴:“我跟着网课学了小半年,现在已初窥门径。”说完,他干脆给我吹上一曲赵雷的《我记得》。“最近我又开始学雕刻了,想把所有挖过的宝贝,雕刻成手办,让更多人看到……”渠怀贺规划着。

与渠怀贺的对话,我触摸到的是这群浪漫又坚定的人,更让人欣喜的是,越来越多的“00后”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拥趸。



陈 醉

演的也是武打角色,有些连台词都没有,只要求动作精彩。”李万里说,所以刚出演景区NPC时,他总觉得有些别扭。

“后来演的角色多了,慢慢适应了。”李万里说,跟他共同成长,的还有横店影视城关于NPC的设置和管理模式。

他记得,2015年横店影视城刚推出NPC时,只要穿上一身角色扮演的服装,站在街头和游客拍照,并没有互动。“我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武二郎,每次穿上衣服往景区街头一站就行了,不用跟游客打交道,也就不需要提前了解人物的背景和经历。”李万里说。

2017年,横店影视城引进了国外街头的行为艺术表演,他也曾参与其中。此后几年,李万里在横店尝试了许多新角色和花样,但始终在探索能更吸引游客的形式。在社交媒体盛行、强调沉浸式体验的当下,景区NPC带来的细腻、独特体验,让李万里等演员意识到机会来了。

今年,李万里看到大宋武侠城的王婆、清明上河园的小乞丐、成都欢乐谷的唐僧等,在短视频平台走红,为当地景区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红利,更是信心倍增。他说:“看似不起眼的NPC,也能成为景区的‘顶流’。”

当然,不论形式如何创新,景区NPC最终还是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
“现在,横店提出NPC‘五员一体’的概念,要大家在做好本职工作外,还要在演绎中担任景区的服务员、宣传员、安全员、救护员和保洁员。这样不论游客是临时赶路,还是需要帮助,都可以随时联系身边的NPC,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做好服务。”李万里说,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,他还参加景区针对NPC的培训,这增强了他跟游客互动时的底气。

NPC也能成为“顶流”

很难想象,如今面对来自各地的游客始终游刃有余、应对自如的李万里,年轻时是一名院团的武生。

“那时候,我跟着院团去各地演出,负责的都是武打戏,刚到横店时,一开始

